

新羣文藝叢書

青年一代

申均之著

新羣出版社出版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新羣文藝叢書

青年一代

申均之著

新羣出版社出版

新羣文藝叢書

青年一代

著者

申均之

出版者

新羣出版社
上海新昌路祥康里三號

總經售

三聯·中華·商務，
開明·聯書·聯合組織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1952年5月初版(上海)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[63] 0001—2500

目次

青年一代.....	一
從炕頭走到田野.....	二五
深仇.....	四二
小馬參軍了.....	六〇
第一次笑.....	七二
一個殘廢軍人.....	八七
小弟兄倆.....	一〇六
爆炸故事.....	一二五

青年一代

剛立了冬，于芳芬到區上開了幾天生產展覽會，回來的時候勁頭很大，看看媽媽和弟弟樹興、樹旺都在家裏，背包剛從背上掀下，就指手劃腳地講了起來，什麼十三斤的大蘿貝，四十斤的大玉瓜，五斤半的大地瓜……兩個十七、八歲的弟弟，就聽得連眼都不眨巴一下。

媽媽將近五十歲，土改前過了大半輩子貧農日子，兩眼叫營生累的，到現在還直淌淚。她坐在炕裏邊，眼前守着一個針線簸籬，裏邊放着大大小小的幾雙鞋幫，手裏納着鞋底，她不耐煩地問道：

『你先別呱啦這些沒用的。你去開了幾天會，把咱們明年的春荒，到底開出了沒有？我可先向你說下：我橫掂量豎掂量，咱家的糧食，揀着菜吃也吃不到三月。』

芳芬正講得有趣，被媽媽的話頭一岔，只楞了一陣，好像沒有聽懂她講的什麼，就照舊地講了下去：「人家種的地豆子，可就長得更出玄：擺在桌子上展覽，乍眼一看，哪裏像地豆子，簡直像一些胖娃娃。旁邊站着宣傳員說：這是人家打了井……」

媽媽更不耐煩了，就直着嗓子喊起來：

「到底開出了沒有啊？」

「什麼？」芳芬被這壓倒一切的大聲音一嚇，開始把眼光移向了她。

「什麼？正經事還沒談上一句，誰願意聽你這些！你去開了這幾天會，開沒開出辦法來？上級給咱們工屬，減免公糧呢？還是發救濟糧？」

芳芬看看脫不過，只得把話題轉到這問題上來，說：「減免公糧，發救濟糧，都不是好辦法，能救一飢，不能解百渴。上級開展覽會的目的，是交換生產經驗，開展生產自救……」

媽媽是個急性子的人，一聽芳芬說的和她的心思，有些驢唇不對馬嘴，眉頭早就皺了起來。她一筆勾銷了這些話，一下子就把話頭拉到她的問題上來，說：

「真真地傷了天理！轉來轉去，還沒有談上半句正經話。不減免公糧，不發救濟

糧，是不是叫咱餓死？寫封信叫你爹回來！」

芳芬叫她這股子焦躁勁弄笑了，她不慌不忙地說：

「不叫咱餓死。叫咱多打糧，享福。」

「怎麼多打糧？」媽媽有了興趣。

「就有七個字。」

「哪七個字？」

「就是響應上級的號召。」芳芬不給媽媽反駁的機會，接着就噙哩噙啦地說下去：「上級的號召，就是最有靈驗的寶貝，又能解飢，又能解渴。這次展覽會上就有人報告，說是能長那麼大的地豆子，是實行了上級的號召：在地頭上打了一眼井，經常地澆水使地豆子長出來的。我和村幹部研究了一路，咱們這裏年年春旱，秋澇，所以年年打的糧食不夠吃。要想沒有春旱，就得打井澆地。把咱北堰上的二畝地，打上一眼井，年年種上兩季地豆子，不出一萬斤纔怪！」

「怎麼，你想打井？」

「嗯。」

『這真是傷了天理啦！問你東，你說西。你的腦漿子打給狗吃了嗎？咱們缺兩個月吃的怎麼辦？』

『怎麼辦？有法辦。』芳芬頑皮地笑着說，『媽，你不要只看到你鼻子底下的事，要往遠處看。咱今年缺兩個月吃的，你想年年都怎麼過來？還不是多吃點菜就行啦。』

這一下子惹得媽媽可火啦，指頭點到眼珠子上說：

『死科子！你是屬野雞的，顧頭不顧腩。三尺腸子空着二尺半，等叫你喝着西北風去打甚！』

『我們有困難，可是也能克服呀！』芳芬頑皮地說。

『你克服個屁！你再有本事吧，也不能頂着天打轉轉……』

『不跟你說了。』芳芬天真地說，『你這個媽，就是不會當個媽，老是跟人家頂着頭走。』接着向兩個弟弟說：『樹興樹旺，咱們開青年團員大會去……』

二

芳芬是個模範團員，又是村裏的團支書，她在大會上把開展水利增加產量號召了一

下。青年人辦事痛快，當場就組織了兩個打井組，芳芬、樹興、樹旺和趙小犁，他們兩家有塊地，是肩並肩地靠着，又在一個互助組裏。他們保證在村子裏打一眼示範井。四個人確定了這個理想，就都拍起了巴掌。

散會，四個人在一起計算，趙小犁一想說：

「慢來，咱向來沒打過井怎麼辦？」

「等我到區上打聽一下，找個有經驗的啦啦，就得了。」芳芬說。

「家裏不同意怎麼辦？」樹興問。

「鼻子底下沒有一張嘴嗎？咱得好好地說服。」

「家裏還沒有吃的呢！」樹旺說。

芳芬望着弟弟，忍不住地笑了：「你就沒忘了吃。你看那口墳是餓死的？咱們不是餓了許多乾菜嗎？那不是一樣地吃？」

「還有呢，」趙小犁說，「咱們一沒有石頭，二沒有磚頭，怎麼砌井？這些東西都是硬頭貨，可不是一口氣能吹出來的。」

大家聽這麼一說，都沒有「咒」唸了，你看看我，我望望你，連向來心明快得像刀

子似的芳芬，也覺得這個問題不好解決。她想了半天，纔抬起頭來說：

「有了。咱們的地東鄰，不就是于德昌的嗎？他家門口堆着一堆石頭。咱就去說服了他，讓他參加到咱這打井組裏，拿出石頭，你看好不好？」

「哼！」趙小犁把鼻子一緊說，「我看見他那股慢條斯理的勁兒就有氣。誰耐煩去說服他！」

芳芬說：

「咱是爲了發展咱村的生產，說服了他，就有好處，管他「麵條」不「麵條」的呢！走！我去打頭陣。」

他們四個人，在街頭上就遇着于德昌。他有五十多歲，富農出身，兩隻眼睛很亮，半嘴鬍子很黑，眼角和嘴角上，都有很鬆的笑紋。他說話很尖酸，明白的事情也很多，因爲他排行第二，一般人背地都叫他「明白二大爺」。

他聽完了芳芬約他參加打井的話，兩個眼睛就亮起來，好像一下子就看見，這羣小把戲不是爲了別的，而是看上了他那一堆石頭，於是他就笑得像一個裂了瓣的石榴說：

「約我打井嗎？這自然是個好事，可是這確不是說一句話。你想這有多少困難：人

工吃食，打不出水，打出水怎樣砌？砌井的石頭怎樣辦？砌起來怎樣使用？……總之，嘻嘻嘻嘻……」他笑着搖了搖頭，就算做了結論。

「這些困難，我們也都知道。」芳芬說，「可是只要有了人，就能想法克服。咱們沒有吃的，就煞煞腰帶；打不出水，就往下再打……總比年年鬧春荒好解決呀！」

于德昌又笑了一陣子，眼光離開了他們，望着天空說：

「你二大爺的力量不行啊。命裏八尺，難求一丈。我刨耨着這幾畝地，老天下雨，咱就過的寬裕寬裕；老天不下雨，咱就求個年吃年用。嘻嘻嘻嘻……」

樹興直截了當地說：

「不用你的勞力。咱們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你只出上石頭，我們出上人力，打起井來三家使用，你看還不好嗎？」

「你猜對了。」于德昌仍然笑着說，「你看見了我那一堆石頭嗎？你聽着：我的豬圈好整理了，用石頭；牆頭也頹了一塊，用石頭；我還要砌個草垛底……說起來，是八下用着。嘻嘻嘻嘻……」他一面笑着，一面踟躕起來。

趙小型在一旁聽了這些話，早就有些不耐煩，就一扯芳芬的襖袖說：「走！只要有

了人，就不愁什麼困難。咱兩家的石頭不夠，我把俺家的破牆頭拆一面去；等我們有了糧，再買石頭修補。我們誰也不用！」

「好好好，」于德昌冷笑着說，「你就去拆牆頭唄，這也不是我找到你們門上，是你們找到我門上，發脾氣給我看有什麼用？嘿嘿！」

俗語話：「敗落的不是親戚，強求的不是買賣。」於是這盤子「買賣」也就沒講成。

三

這個村子是在山溝格里拉子裏，家戶很少，交通不方便，一向生產是比較落後的。自從解放了以後，在村子裏推行一件新的工作，起初總是惹起一般保守的人的反對。這次于芳芬的打井計劃，也沒有逃脫了這一「烙印」，打井還沒有開始，就有人說閒話。

這一批青年，起初也沒有把握，後來得到村支部的鼓勵，並幫助他們具體計劃，他們的信心纔大，四個男女青年，就在兩家地的中間動了工。芳芬的娘呢？嘴裏該怎樣咕哝，還是怎樣咕哝，可也不堅決反對。四個青年人也很快，懷抱着滿腔子熱情，希望能有一天，在自己的地頭上出現一眼水汪汪的井。可是有些保守的人的閒話也就來了。

有一天，芳芬、小犁兩人抗着打井的工具，一面走在大街上，一面愉快地談着。在一個牆角就遇見了于德昌幾個人。他們一看這些人的眼光有些異樣，彷彿鼻子裏都哼了一聲。於是芳芬、小犁就趕快地走過。不想剛轉過了牆角，就清清楚楚地聽到背後于德昌說道：

「哼！哪裏是去打井；還不是去丟人現世！」

「嘿，德昌的眼光倒尖。」又一個老頭子說。

「有娘養，無娘教……」

「小犁這小子，可嘗了鮮貨啦！」

「現如今大時興嘛……」

一些非常刺耳的話，毫不遮掩地灌到兩個青年的耳朵裏。小犁急紅了臉，不知怎麼是好；可是芳芬却沉得住氣，拉着小犁說：「走走，不要聽他們的混帳話！」

「我要問問于德昌，到底是誰有娘養，無娘教？他那是放了些什麼屁？」

「你和他生氣幹什麼？」芳芬說，「他不是破壞嗎？好，等我們打起一眼井來，給他們看看，叫他們癩蛤蟆乾鼓氣！」

芳芬把小犁按下了，可是她心裏感覺到受了很大的委曲，老半天沒有快活起來。他們到了打井的地方，四個青年打了一天井。到了做晚飯的時候，芳芬怕媽媽在家裏忙不過來，就提前回了家。她是一個無牽無掛的女孩子，上午受的委曲，早就忘得乾乾淨淨的，她一面邁着輕快的脚步，一面合着脚步哼着她最喜歡的一隻曲子：

南風絲溜溜地吹，

來了個變工隊。

今年雨水實在好，

苗苗長呀長的美……

她把鋤頭放下，嘴裏的歌聲還沒有完，迎頭就碰上了媽媽的臭嘴：

「你不用樂的唱小曲！現如今我知道還有一把糧，和一把地瓜；等到明年春天，什麼都吃淨了，就叫你這小科子，餓的肚子唱小曲給我聽！」

芳芬冷不丁地吃了這麼一碰，她後退了一步，瞪着兩個大眼睛楞了半天，她想：今天是什麼風兒颺的不正，又颺得她老人家上了肝氣？

「媽，」芳芬笑着問，「你又怎麼啦？我們今天幹的成績好，三天打了有半丈深，

心裏很高興，不唱還能叫我哭給你看嗎？」

「你這個不知愁的鬼！已經是全鬚全尾的嫂子了，你就不怕給老子家丟人現世？」

媽媽最後這一句說的很沉重，同時把指頭差一點剋到芳芬的頭上去。

芳芬這纔停住了笑，兩個聰明的眼珠子轉轉了半天，也沒有發現媽媽心裏藏的是什麼「槍藥」。最後只得輕輕地問：

「媽，到底是怎麼會事呢？」

「怎麼會事？你和趙小犁在一起幹什麼？」

「打井呀！」

「不要臉……」

「媽，」芳芬一想就有十分了解，就噘着嘴說，「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，你不要聽明白二大爺的混帳話。我們都是青年團員了，在一起打井，算不正經的事麼？再說……」

「再說什麼？」媽媽說，「不論再說不再說，你是二十歲的嫂子了，小犁是二十歲的小子……人多嘴雜，你得叫我的耳朵發燒到幾時？今後別再跟小犁一起打井了。」

「媽！」芳芬大聲叫了起來，「咱們走的正，坐的正，還怕什麼？再說你忘了年年春天挨餓了嗎？我想打起一眼井來，明春種上半畝早熟菜，種上二畝地豆子。春天乾了，就打水澆，一季保證收它五千斤。咱們有吃有喝，還不好嗎？」

「哼！」媽媽不相信地說，「你這是狗咬豬尿泡——瞎歡喜一場。你二大爺也說來：咱們這裏的地，從老輩就沒打出水來；就憑你們那幫蝦兵蟹將？」

芳芬理直氣壯地跟媽媽說：

「老輩打不出井來，我們一定能打出來。因為我們是青年團員，是共產黨領導的青年團員！有黨來鼓勵我們，幫助我們，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……」

「就是說不短你的話，就是說不短你的話！」媽媽不耐煩地打斷了女兒的話，她卻嘮叨起來：「難道不說就昏死了嗎？當初就叫你是個噁吧多麼好！常言說得好：不聽老人話，吃虧在眼前。你這認死槓的小冤家，不碰個鼻青眼腫，你是不信服大人的話的……」

四

果然沒出所料，他們打了半個月，打到一丈五尺深，沒有打出水來，卻打出了一片石礪。四個青年，兩個在上面拔土，兩個在下面刨土，都一齊乾瞪了眼，說不出話。用鑿再往下刨一刨，石礪不大硬，可是噹噹直響，有時還碰出來幾粒火星。這時他們纔感覺得有點失望。

這村子小，事情也少，最近芳芬打井，在村子裏已經成了新聞。還沒等這幾個青年回家，不知道是誰早就把這消息傳了出去。街頭上一般晒太阳的老頭子，一聽這消息，可又有了閒話啦，頭一個是于德昌，他說的話響而且亮：

「起初打井，我就告訴這幫青年說靠不住，因為一來，老輩沒這樣做過，地上面的事咱知道，地下面的事誰能知道？二來，就算打出水來，砌一個井哪是容易？不賓服，好，現在就看看。哈哈……」

「怎麼叫做年輕人。」一個後腦勺還留着一條小辮子的老頭接上了腔，「我聽他們要打井，咱也沒敢提，怕叫人家說我老封建。說起來于老大（芳芬的祖父）家那塊地，就離村北頭不遠，是咱村裏的「穴」，那裏一打井，就把咱村裏的「氣」洩了。你們看：哪裏村北頭還有打井的！」